

廣弘明集

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違
數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
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
賢寤寐動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
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選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
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
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
副儀貳事縉素攸同頃因暹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
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
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
典六度摘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

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與例世輕世重以
禪玄與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
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
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
且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
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
容紫閣簡絕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
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粟道味退可
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
付

令諸州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鐘果智故三
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
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
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衆供備若粟鈔徒寡不克
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闕其各欽旌賢匠良推觀

德勿致濫瀾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遐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舉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庭美敷宸宇仁淑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充漢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百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規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楸延賞賢叢條矣歟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

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遺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眾僧僧伽盛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服生今之僧眾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腴態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款之具延頸感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單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昂然無許自立廚帳弃膏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眾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輸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髮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果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數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矣掘豈得爲剝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瀝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繼衣之服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錄來行之已久賴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大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泉之談求之如繁風學之如捕影而

焚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灰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歟有餘黃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未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能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陞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喙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洽華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秘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親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益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慙慙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嗟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劉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數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與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鎖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易保此期願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驅真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億萬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顯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過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慢然不覺與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連受便自其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諺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實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此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迷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斬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蕭菊之落彙酌清澗之苾流旦候歸鴈晨鳥暮聽羈獨鶴神影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荊若無人孝然堅臥水雲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鶯經園翔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受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離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溢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放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蕤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瞻瞻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消浦莫限隈囑以玉抵鷓幸

傳餘寶冀開濟微用疹眩疾然越民非嚮冠之所齊
國豈表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
使其荷樞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滌迄未能罷
若乃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
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謙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
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鈔繁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
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錄在元亮之說感應

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沈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
諸傳又非隱括景典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備綴遊方
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弘
粵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戴玄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
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采毫復獲景興之
請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
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
前後撰述豈得絮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
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
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
嘗好學頃日庶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奏斯文在斯
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
道知休爽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邁
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緘文而來告累
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
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
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
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覓記繁約不
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
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踈遺豈宜溢入高聽擅越

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劬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慚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上書

采劉之選

弟子劉之選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但化街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眾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津輒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疹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選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附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但拙推不能已巳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藉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

眇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衷實追懷歎愴何可泐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欬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徵猷計必勸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法然投筆悽愴劉之選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上書

八月二十日之選和南法界空虛山水墮環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帶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誦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邁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懸類往賢雖什聲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向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舍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期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勿而北面生小服
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頌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執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
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享思悅愴倍不自勝未由喭執伸
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悞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湖下窟穴泥沙豈好異
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
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跨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闈竝然其所然悅
其所悅鳥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
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
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矧
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羣澤
塊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
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
信卓犖爽垲神居異宅是以帝鴻遊斯鑄兼雨師寄
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
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
蘊靈藏聖列名仙謀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
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晉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噴吼噫嶸上虧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壑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
關開摩谿俯窺水杪焦原石色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賑予之尊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
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靈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洄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瀉瀉於
軒裳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梗及盥漱息瓶盆櫛櫛
倚檻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髮沉白蒂抽紫莖楠棗葦葑捐清風鳴嶺垂
條櫛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澗華葵攢列至於青春綬
謝洋生泉動則有都梁合觀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法露芙蓉紅華照水皁蘇縹葉從風憑軒孔耽燭
憂忘疾丘阿陵曲坂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
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病還年駐
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翔羣鳳凰胎雨

數椽翼紅毛素纓翠鼠蕭蕭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鳴日伺辰響類鍾鼓鳴蚊候曙
聲像琴瑟玄狻薄霧清嘯飛鴉乘煙吼吟嚙噴嘹亮
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韜軼黃宅東起招提
寺背巖向壑層軒引景遠宇臨崖博敞開虛納祥生
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奠
法鼓巨闐子則跼蹶掘承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
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
側下望雲雨蕙樓蘭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
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
乃雲衣霓裳衆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時中澗雕琢
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灩澗浦決咽雷擊雷吼駭目
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栾蕭瑟被陵綠草竹外
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葉流溢鳧鴈克厭春鶯白膳碧雞冬
簞味珍霜鷓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
側於池湖官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蕃雜克切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

覺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
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嘷屢論箱更高談穀稼嗚露
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嘗若夫蠶而承耕
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
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
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劔楊子陞閣較其優劣
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休開士
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嶺山
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
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絳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
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昔
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僣倖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
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類
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
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郭中高座法師流
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亦長沙寺裏感
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

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鬃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王道望類迦萊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顛軼之清行項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剝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承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遂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盍歔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成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

之類若並翻縑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憑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竝從軍募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縑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胃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竟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歛但浮遊之屬萍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歛瘞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罕識紫丸服糞掃而爲承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糠粃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轅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纒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次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

許嚴君之高尚愚謂往顏今者倪普僧尼若已難法
衣無過遺業或常居邱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
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
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
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
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
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
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
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奉
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人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關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採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願降意鶴羗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塵
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
薰猶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廻返
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辭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叔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併茅蘆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憐女歌姬空勞反旣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齋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散夜琴書琴瑟是自娛懷聯筆暮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縑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揚揚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惱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韻以生心朝觀尊儀暮披寶軸利邪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盛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稀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選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攜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關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願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緣脫愛家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開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寬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類似紅氈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縫繡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實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管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卽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違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所燒
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款
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爲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
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皞皞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
門耻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
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
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
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
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
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
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聽行之本也聰而不
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
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
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
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

化人以漸滋生根行各各不同今聖說經互差不一
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
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
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
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
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拳錫持盂望中而養正命自活
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入
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眾京
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
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
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
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
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
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
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
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
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
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
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謫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寬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頻除性由漸顯一切眾生具諸煩惱若頻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今遠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眾麤眾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默越敬白

胎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涓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關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懸迦葉遺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有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增支道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粟羅云之密行躡廣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隆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映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士而齊韻紫蓋貞松仍塵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聲崇峯景行猶切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悒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實襟期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女饜飮頗絕草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裙裾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鸚鵡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髮鬚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轅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遂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經脫履
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遺幽曼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潤折挑無妨
請益所布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
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
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阜世雅
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
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及洪鍾任扣子
建挹似奇文長卿惠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
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驗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
異加以識鑿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
以屬歎牽絲與言世經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

之遠傳愍清波之遠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克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
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
墜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伴撒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
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晷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輦戶弊
矜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後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
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
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慚聞東
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且白
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
此何伸時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仕
至宋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歲命公方生計不相
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叢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
情深悲怛不能自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
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議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迥其慮嚴威峻法

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

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為稱首屈宸極

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

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風承訓導

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勵往矣奈何

無常奈何疾嘆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

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音釋 廣第二十四

獄子廉切 臚也 懷許神切 剝與剝切 鎬胡道切 穉徐解

衣居聲切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 疔也